

论《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梦境描写

卢 焯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大师和玛格丽特》是布尔加科夫的夕阳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作品充满魔幻色彩,故事情节离奇曲折,作品空间交错展开,而梦境描写正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有效表达手段之一。梦境描写还可以帮助作品表现人物心理,突出作品主题,拓展作品空间等。本论文以《大师和玛格丽特》为分析文本,从主要人物的梦境(玛格丽特的梦、本丢·彼拉多的梦、伊万的梦)分析入手,借助有关理论分析作者通过梦境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主题等。

关键词: 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梦境描写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0 引言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 1891—1940)是20世纪苏联文坛一位饱受争议的作家。阿赫玛托娃称赞他爱好交际,乐观向上,目标明确,才智过人,在生命之烛即将燃尽时充满“大无畏”气概,在充斥着无产阶级思潮的时代里他是最后一位文学贵族。布尔加科夫的创作道路充满艰辛与坎坷。“拉普”派批评家指责布尔加科夫,认为他的某些作品是对白卫军的同情,对苏维埃政府的讽刺,因此对他实行了漫长的封杀——从20年代末直至布尔加科夫离世。今天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与定位这位俄罗斯文学最后的贵族,我们不得不承认布尔加科夫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创作观没有因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导向而改变,而是坚持以独特而精准的视角向读者展示这个世界。他的作品极富讽刺性与魔幻色彩,同时又不乏人道主义精神。

梦境描写是布尔加科夫作品中不可缺失的一环,如同梦是人类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样。布尔加科夫作品中有大量关于梦的描写,甚至剧本《逃亡》就是由八个梦所组成。作家通过梦这种形式和梦境中的内容向读者表达某种情感。布尔加科夫笔下的梦境描写在形式上具有日常梦的特征——富有神话色彩,打破时空界限,跨越生死交界,表达了人们心里的矛盾、彷徨、恐惧和希望等感受和情绪;并且作者通过对梦的描写,间接反映出社会现实。所以,在布尔加科夫作品中梦的意义是丰富的,是多重的。本论文以《大师与玛格丽特》为分析文本,从梦境描写入手,力图从这个独特的角度来分析布尔加科夫作品的主题,其中的象征意义和人物心理活动等问题。

1 玛格丽特的梦

玛格丽特是作品的女主人公,而她的正式出场是在作品的第十九章。在这之前,读者借助大师之口了解到玛格丽特以及他们之间的故事。玛格丽特在做这个梦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一

直烦恼不已，大师失踪已有一个冬天，整个冬天她苦苦寻找而得不到半点消息，但是却从未梦见过大师。星期五的早晨，她一直睡到中午才起来，她梦见了大师。

玛格丽特梦见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此处十分荒凉，没有生机，灰色的天空笼罩着一切，空中白嘴鸦无声地飞过，地上近处有歪扭的小桥，浑浊的河沟，光秃的大树，一颗孤零零的白杨树站在一边。远处是一片树林，林中隐约可见一个小木屋。玛格丽特在梦中感觉到：“对于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这地方简直不亚于地狱”。（布尔加科夫 2004：223）突然，小屋的门开了，尽显病态的大师出现在门口并向玛格丽特招手。玛格丽特急忙向大师跑去，这死寂般的情境令她窒息，于是她醒了。

玛格丽特的梦在文中起重要作用。首先，这个梦是预示性的梦，为整个第二部分作铺垫；其次，这个梦改变了玛格丽特的心理状态，影响了女主人公的行为，进而推动了整个情节的发展。

玛格丽特这个名字具有特殊意义，“法国两任女王都叫玛格丽特，她们分别是 Маргарита Наваррской（1492—1549）和 Маргарита Валуа（1553—1615）。历史上这两位玛格女王都是作家与诗人的保护者。布尔加科夫的玛格丽特喜爱天才作家——大师（在之前的版本中被称为诗人），她是永恒女性的象征”。（Соколов. Б. В. 1996：265）玛格丽特这个名字在作品中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二部分的第一章，也就是名为玛格丽特的女主人公一出场就暗示，她拥有拯救大师的力量。在这之前作者从未提起过女主人公的名字——玛格丽特，而第十九章以女主人公的名字为标题再明显不过地指出，拯救大师的行动即将开始。玛格丽特的梦同时也印证了这一点。对此，连玛格丽特自己都感叹地说“我做的那个梦就是预兆，肯定是”。（布尔加科夫 2004：223）在梦中出现的正是大师当时的处境，荒凉的地方象征着没有人性，死气沉沉的精神病院，圆木屋是病室，从病室中走出来大师精神不振，病态尽显，而玛格丽特竭尽全力向大师奔去。梦中的一切直指现实，梦醒后玛格丽特即将为拯救心爱之人不顾一切，牺牲自我。

玛格丽特的梦不仅表明拯救大师的行动即将开始，这个梦本身也是整个作品的转折点。女主人公以从梦中醒来的方式出场，这本身就意味着之前发生的一切就像梦一样，梦醒了，故事该结束了。这也符合第二部分的叙述内容：告密者犹太被杀死；格里鲍耶陀夫之家成为一片灰烬；沃兰德一行人离开莫斯科，再也没有回来；本丢·彼拉多得到解脱；警方总算对各种离奇的现象给出了很牵强很可笑的解释；无家汉诗人伊万变成了波内列夫教授。此时玛格丽特的梦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梦，它像是某种证明一样，表明玛格丽特是某种拯救力量的化身，暗示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命运结局。

这个预示之梦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改变了玛格丽特的心理状态。她之所以会答应阿扎泽勒的请求去做客，除去阿扎泽勒暗示她能得到关于大师的消息之外，这个梦也起了很大作用。这个梦让玛格丽特产生一种预感，这种感觉在她心中不断地被加强，她不再像冬天里那么苦闷，精神重新兴奋起来。这个预感告诉她，一定会发生什么，“一切都会安排的很好的，而她只须善于抓住这有利时机，因势利导就行了”。（布尔加科夫 2004：224）这种思想在她心中蔓延，使她下定决心要有所行动。所以，当阿扎泽勒请她去做客时，她才有那样的，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决心和勇气，而所有这一切的预感，以及为爱奋斗的思想源头都来自她那个预示性的梦。布尔加科夫把女主人公的思想情感发生激烈变化的根源设定为她的梦——这个梦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把玛格丽特从自责与绝望中拯救出来，让她有了为了心爱之人不顾一切的勇气与决心。

这个梦的时间安排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作者在文中刻意暗示，这一天是“星期五，即莫斯科出现魔术师并发生各种荒唐事的那天，也就是柏辽兹的姑父被赶回基辅、剧院会计主任拉斯托奇金被捕、还发生了其他许多无法理解的怪现象的那一天”，（布尔加科

夫 2004: 222) 玛格丽特一直睡到中午才醒来。她在漫长的冬天是如此痛苦, 大师却始终没有走进她的梦中, 恰恰是在发生各种离奇怪事, 并要举行撒旦舞会的这一天, 她做了这样一个梦——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做梦的时间是作者的精心设计。就像玛格丽特十分兴奋地说道: “实际上, 一切都会安排得很好的”。(布尔加科夫 2004: 224)

2 本丢·彼拉多的梦

本丢·彼拉多是两千年前的第五任犹太总督, 做梦当天他违背自己的意愿, 同意了处死耶舒阿的决议。夜晚他久久地望着月亮内心不能平静, 虽然他派人杀死了告密者犹大, 召见马太想给他补偿, 但是这些都不足以平复他的内心的愧疚。夜晚, 他脱去总督的披风, 做了这样一个梦。梦中他和流浪汉哲学家耶舒阿一起走在月光路上, 一边走一边讨论。彼拉多在梦中认为今天的死刑根本没有执行, 并认同耶舒阿的观点——怯懦是人类缺陷中最可拍的一种。本丢·彼拉多的梦境可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月光之梦, 这个梦和他在之后两千年里所做的梦相同, 也和伊万的月光之梦有相似之处; 二是彼拉多的忏悔, 在梦中总督的心理活动完整而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要分析这个梦境, 必须了解作品中最重要象征意象——月亮和月光之路。“所有的斯拉夫人认为月光是危险和有害的, 尤其对怀孕的妇女和新生儿, 因此禁止在月亮当空的夜里出门和把小孩抱到户外, 甚至在家里也不能让孩子躺在月光照得着的地方。”(黄苏华, 刘光准 2005: 201) 在布尔加科夫的文学作品中, 月亮有着另外的含义。“布尔加科夫久久立于窗前, 闭目以避开眼前的事物, 月亮对他而言有着特别的吸引力。”(O.B. Волков 1999:32) 有关月亮的神话最早出现于旧石器时代, 流传至今的各种有关月亮的神话传说中, 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月亮总是与太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夫妻关系, 例如在奥林波斯神话中, 月亮女神塞勒涅 (Selene) 和太阳神赫利俄斯是夫妻; 也可能是兄妹关系, 例如希腊神话中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 (Artemis) 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孪生妹妹。但无论是何种关系, 月亮和太阳分别占据着阴性位 (Женское начало) 和阳性位 (Мужское начало)。

这与人类千百年来对月亮和太阳的理解相一致。暂且不论是神话传说影响了人们对太阳和月亮的理解与认识, 还是人们根据生活中对太阳与月亮的理解创造了这样的神话, 总之, 在人们的意识中, 太阳总是和外部环境联系在一起, 提及太阳, 人们首先想到男性、权力、统治者、热情; 而月亮在多数情况下代表着女性、静谧、高傲、纯洁。这种关联是因为月亮出现时, 白天的喧嚣已结束, 大地安静下来。这时人们卸去外在的负担, 在月光的照耀下探寻自己的内心世界。此时月亮就象征着生命最本质、最自然的状态。

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 太阳与月亮的象征含义与我们上述分析基本相符。在第二章中, 太阳的象征意义明确地传达给读者, 那就是职位与权力。当本丢·彼拉多向耶舒阿暗示性地提问时, 他用手挡住了耀眼的太阳光; 坚决要求处死耶舒阿的代行首席长老职权的犹太大祭司约瑟夫·该亚法出现在彼拉多眼前时, 彼拉多正在忍受骄阳的折磨; 并且在炎炎烈日下, 总督对于永世长存的念头感到浑身发冷。这些细节都说明: 本丢·彼拉多被阳光包围着, 无处可逃, 就如同他背负着总督的职位与权力一样, 也正是犹太总督这个职务迫使本丢·彼拉多同意处死耶舒阿。

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月亮又代表什么呢? 关于月亮的意义我们主要从第二十六章获得。首先, 作者把月亮比作长明灯 (лампада луны): “耶路撒冷上空仿佛亮起了十盏无比巨大的神灯, 它们正同冉冉升起的另一盏明灯——月亮神灯争明斗丽”。(布尔加科夫 2004: 324) 它不仅是神灯, 也是见证者, “它目睹了所发生的一切, 月光是犹太生命之路尽头的最后见证”。(O.B. Волков 1999: 34) 月亮见证了犹大的死去: “已经咽气的犹大躺在地上, 双手摊开, 他的左脚伸在一片月光中, 连平底鞋上的每根鞋带子都看得清清楚楚”。(布尔加科

夫 2004: 326) 接下来作者则更突出强调月光与黑暗的反差和对比。高高在上的总督正殿代表着罗马皇帝赋予他的权力和至高无上的地位,月光不能照到的正殿内部由黑暗和死寂统治着,整个正殿,连同廊柱和金雕则在月光的照耀下完全失去了光彩。

到此,可以总结出月亮及月光是地球上一切的见证者,它脱离于地球之外,权力与地位在它面前显得那样脆弱无力,它是与黑暗、与死寂相对的一种令人着魔的力量。月亮以及月光的终极含义是什么,我们将在本丢·彼拉多的梦中得到答案。

在入睡前,象征总督身份的披风、皮带和宽刃钢刀被解下放到一边。此时,总督犹如卸去了肩上的重负,成了一个自然人——本丢·彼拉多。在此处,作者也刻意强调了这一点。因此在睡前,对本丢·彼拉多只用了官称——总督,而在梦中亲切地直呼其名——彼拉多,最后彼拉多在梦中请求耶舒阿不要忘记自己时,把“我”还原成为最初的占星家的儿子。

彼拉多刚进入梦境便立刻踏上了一条月光路,这条路直通向月亮。他觉得走在这条蔚蓝色的道路上实在美妙无比,以至在睡梦中都幸福地笑出了声。他在这条路上同流浪汉哲学家在一起,一边走一边讨论着。彼拉多在梦中认为今天的死刑根本就是一个误会,死刑根本没有执行。梦中彼拉多认同了耶舒阿的观点——怯懦是人类最大的缺点。耶舒阿受审时曾经说过:“人类将跨入真理和正义的王国,将不再需要任何政权。”此时的彼拉多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代表人类踏入耶舒阿所预言的真理和正义的王国,所以月亮代表的是真理与正义,月光之路象征着向真理与正义的攀登。只有象征真理与正义的月亮会像长明灯一样悬在夜空中,见证着世界上发生的一切。

布尔加科夫通过梦境向读者表现作品的主题之一——真理与正义。在作品的其它章节也表现了这一主题,但大多是从侧面来体现,即沃兰德一行人诱惑人们,以此来考验人们对真理与正义的认知。而在彼拉多的月亮之梦中是积极正面地表现主题思想。月光之路是表现作品主题的一个重要的象征形象,而这一悬在空中的形象只有在梦境中才能实现。因此,在梦中主人公内心对真理与正义的渴望,加上梦境中象征性的形象一同烘托出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在耶舒阿被处死的当天晚上,总督在自己的梦中实现了他心底的愿望,即死刑没有执行。在梦中他得到了稍许安慰,但是在他受罚的一千年中,在梦中“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无法踏上这条路(月光之路——笔者注)”。(布尔加科夫 2004: 395)也就是说,即使在梦中彼拉多也忍受着因处死耶舒阿而带来的惩罚,得不到片刻安宁。此处虽然描写的是对彼拉多的惩罚,却无异于告诉我们,世上最珍贵的不是金钱、权力、职位,而是真理与正义。因此在月光的映照下,这种对人心灵的惩罚才是最为严厉的,它让人苦苦追寻,盼望,却永远得不到真理与正义,甚至都不能踏上寻找真理的道路。

通过这个梦,彼拉多的心理状态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可用于直接刻画人的内心世界的语言艺术手段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还有人物的日记,乃至对梦境、幻觉的描写,那些梦境与幻觉揭示出人的无意识、潜意识——潜藏在内心深处而不为他自己所知的东西”。(哈利泽夫 2006: 231)上文分析过这个梦不受外界的干扰,做梦者本丢·彼拉多此时卸去总督的重担,是一个独立意义的人。这个梦有这样几个层次;第一,彼拉多走在月光之路上。我们已知月亮代表真理和正义。月光之路代表向真理与正义的攀登。这说明彼拉多的内心是向往真理和正义的。正因为如此他走在月光之路上时才感到美妙无比,以至在睡梦中都笑出了声。彼拉多的这个梦做于耶舒阿被处死的当晚。梦中彼拉多和流浪汉哲学家一起走在月光之路上,边走边争论着什么。他认为没有执行死刑,并认可耶舒阿的观点——怯懦是人类最大的缺点。在梦中他甚至坦言,现在他愿意放弃一切而使耶舒阿免遭死刑。这一点在第二章中也得到证实。彼拉多不愿意无罪的耶舒阿受罪,所以在审问耶舒阿时,他曾几次向耶舒阿进行过暗示,例如彼拉多故意拖长了“没有”两个字,这在总督审问犯人时是绝对

不应该发生的，“他还向耶舒阿瞅了一眼，好像要把某种想法传递给受审者”（布尔加科夫 2004：27）；“他像使用盾牌似地用这只手遮着眼睛，向受审者递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布尔加科夫 2004：28）并且与全公会大祭司该亚法斡旋，试图改变全公会的决定。尽管最后他还是为保全自己同意处死耶舒阿，但是心中最简单的对正义的渴求却在梦中表露无疑。他心中的正义感也是他自我矛盾，良心上受谴责，并在之后的两千年中一直受良心上的折磨的原因之一。哈利泽夫也指出“文学人物之反省极为重要的刺激因素之一——就是他们心灵中苏醒过来的威严地‘行动着的’良心”。（哈利泽夫 2006：235—236）

第二层含义毫无疑问是愿望的满足。“梦是绝对有意义的精神现象——欲望的表达。”（弗洛伊德 2007：65）总督并不想处死那个流浪的哲学家，因为第一，他无罪，显而易见总督大人一开始就想要驳回全公会对拿撒勒人耶舒阿做出的死刑判决。第二，耶舒阿的某些话在总督身上产生了作用，并在他心中生根发芽。最有力的证据是彼拉多对耶舒阿的称呼上的改变。在他已准备好的腹稿中他称耶舒阿为“绰号为‘拿撒勒人’的流浪哲人耶舒阿”，而在他与该亚法的争吵中他称耶舒阿为“宣讲和平的哲学家”。不仅耶舒阿在受审时说的话对总督产生了影响，他临死前的那句话——“怯懦是人类缺陷中最可怕的一种”——也震撼了总督的灵魂。这句话让他在夜晚独自一人几个小时盯着月亮思考，心中充满了悔意，他多么希望一切都没有发生。还有他命人杀死犹太，召见并要帮助马太等行为，想做些补偿，也说明了他心中的悔恨。于是他的梦满足了他的愿望，在梦中耶舒阿没有死，还和他讨论问题。

第三个层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即怯懦是人类缺陷中最可怕的一种。此时彼拉多只是一个代表，代表了很多人的心理状态，布尔加科夫通过彼拉多来挖掘人们内心真实的情感本质。

那么何为“怯懦”？俄文原版中第一次出现这个词是在第二章第 22 页，耶舒阿对总督说：“（头）痛得很厉害，致使你怯懦地想到自戕”，（布尔加科夫 2004：22）此时怯懦一词使用的是 *малодушно*，其它地方都使用 *трусость* 和它的同根词 *трусить*。对 *трусость* 的解释为：人的一种心理活动，指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因恐惧（*страх*）拒绝完成某个行为，与 *смелость* 和 *мужество* 等相对立的负面品质。就其本身而言恐惧（*страх*）是任何一种生物正常的、自然的保护机制。在这个机制中所有的反应都是出于本能。不过生活中经常需要克服恐惧，抑制住这种自然本能，这是人类经常做不到的。此外，人们可以在一些情况下克服恐惧，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却不能。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钱诚先生翻译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中 *малодушно* 和 *трусость* 都译为怯懦，对此笔者并无疑问，因为第一，*малодушный* 与 *трусливый* 互为同义词，而 *трусливый* 是 *трусость* 的同根词；第二，几处“怯懦”都符合上下文的含义，并无不合理之处。但本论文中的“怯懦”一词如不做特殊说明，都是指 *трусость* 和它的同根词 *трусить*。

总督本丢·彼拉多在明知道耶舒阿无罪的情况下，最后仍然同意全公会的决定，处死这个流浪汉哲人，也正是这种自我本能的保护机制在起作用，他感到恐惧，并没有办法克制这种恐惧，最终屈服于这种强大的心理作用。这恐惧感不是来自全公会的该亚法，而来源于那个在卡普列岛上的罗马皇帝。

彼拉多本已准备释放耶舒阿，但是羊皮纸上记载的一些话却令他感到极度不安，这些话涉及到伟大的凯撒陛下。“看过呈文，总督的脸色更加阴沉了。不知是因为深紫色的血液涌上了脖颈和面部，还是发生了别的什么事，只见他的脸色由黄变红，两眼似乎立即塌陷下去”，（布尔加科夫 2004：27）并且眼前浮现出罗马皇帝的形象。此刻他已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无论羊皮纸上的话是不是耶舒阿说的，罗马皇帝高于一切。如果处理不好此案，他有可能会丢官失职，说不定连命都没有了。正是总督心里对罗马皇权的惧怕，并由此产生的怯懦心理，启动了本能的保护机制，让他竭力想保护自己。于是高声说了很多赞美罗马皇帝、皇

权的话，他对该亚法的妥协也同样是害怕该亚法把告状信写到罗马皇帝那里去。这一切在他的梦中清晰地表露出来。“那么，今天我的哲学家，请您自己想想！您这样智慧超群的人难道认为我会愿意为了一个对凯撒皇帝犯下罪行的人而断送自己这犹太总督的前程吗？”（布尔加科夫 2004：328）这段话完全印证了上面那句话——怯懦是人类最可怕的缺陷之一。在梦中彼拉多间接承认了怯懦是他同意杀死耶舒阿的真正原因。在听捕鼠太保向他转述耶舒阿临死前说的话时，总督的声音突然发生了变化，但是布尔加科夫此刻并没有深入表现他的心理活动。而在梦中，所有的心理活动，他的所思所想都一览无遗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任何人都是矛盾统一体，残酷的第五任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当然也是。白天的总督是残酷的，“全耶路撒冷的人都说他是个凶残的怪物”，而对此他完全承认，他让捕鼠太保马克鞭打耶舒阿，就是因为耶舒阿没有称他为总督大人，而将他称为善人，他为了保全自己，甚至能够同意处死一个完全无辜的人。通过他的梦，我们可见他的内心又是十分脆弱的。在白天的世界中，真理与正义往往被扭曲，被遮蔽，他也会为了保全自己置正义于不顾。但是在内心的最深处，他也渴望找到真理与正义，于是一进入梦乡，他便梦见自己走在寻求真理与正义的月光之路上。内心的正义感告诉他，他错了，他不应该处死耶舒阿，他感到了无限的恐惧。怯懦的他希望一切都没有发生，这样他就不用再受良心上的折磨和面对自己良心的拷问。在梦中这个不真实的世界里，他梦见耶舒阿没有死，并且和他讨论问题。他不断进行自我心理暗示，“何况，当然喽，怎么可能处死像他这样的人呢？简直连这样的想法都十分可怕。是的，没有执行死刑！没有执行！”（布尔加科夫 2004：328）这样的心理暗示使他自己也相信梦中的景象是真的，以来消除他的恐惧感，减少心灵上的折磨。此时，彼拉多完全是个普通人，他也和普通人一样，渴望获知真理，希望伸张正义，他也如普通人一样，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使用假象骗自己，但此时他心中已是无限悔恨。

接下来他承认了耶舒阿的观点，怯懦本就是性格中的一部分，只不过一向自以为强大的犹太总督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性格中的这个缺陷。耶舒阿临死前的那句话在彼拉多的头脑中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他明明白白地看清了自己的内心。在对着月亮凝视的几个小时中，他完全明白了处死耶舒阿的原因，不是简单的为保全自己，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内心的怯懦。怯懦是一种心理行为，它出现是因为内心的恐惧，与所处环境是否血腥，是否暴力无关。所以当彼拉多在战场上面对敌人时，彼拉多不怯懦，也就不感到恐惧。而当他面对自己，面对强大到可以决定他生死的罗马皇帝时，他感到了恐惧，于是怯懦占了上风。而当在月夜里，一片宁静，权力、职位已远去，独自一人自省时，正义感与良知占据了上风，“只要使那个绝无任何罪过，只是想入非非的幻想家和医生免遭死刑，他一切都在所不惜”。（布尔加科夫 2004：329）

布尔加科夫在彼拉多的梦中向我们展示了不同于犹太总督的内心世界。彼拉多在梦中经历了一个心理历程，他希望真理与正义，但在面对强权、面对内心时，他怯懦了，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最后，他的心灵重新复苏，他愿意放弃一切使耶舒阿免遭死刑。这样的心理过程不单单是本丢·彼拉多经历过，很多人应该也经历过。他们拥有善的本质，但是在面对令自己恐惧的事物或者力量时，他们变得怯懦，不能正确地判断是非。然而一切过去后，开始自我反省，自责悔恨充满内心，希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布尔加科夫通过彼拉多的梦境表现出他的心理过程，同时也表现出人性善良和懦弱的一面。

3 伊万的梦

伊万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一个人物，尼卡诺尔进入精神病院的那天晚上，伊万在病房里做了第一个梦。此时他已了解到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故事，知道他在牧首湖边遇见的魔术师就是魔鬼沃兰德。他已发誓不再写诗，并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伊万做第二个梦时他已成为波内列夫教授，然而每当满月之时，他都会受到月光的折磨，他苦苦望着月亮得不到他想要的真相。回到家他非常疲惫，躺在床上做了第二个和第三个梦。第四个梦是在他的妻子给他注射

过药物之后做的，此时他的内心是宁静的。

伊万的第一个梦开始于第十五章最后一段，他梦见了“秃山上空的太阳已经渐渐向西偏斜，整个山岗被两道封锁线围的严严实实……”，（布尔加科夫 2004：176）这也是第十六章的首段，也就是整个第十六章都是无家汉伊万的梦境。

两千多年前的那段历史在作品中分为三段讲述，第一部分是由伪装成魔术师的沃兰德来讲述的，第二部分是无家汉的梦境，第三部分是大师的手稿。这三段分别是：第 2 章、第 16 章以及第 25、26 章。在时间轴上，有两条线索，一个是现实时间，我们暂且称之为莫斯科时间；另一个是两千年前，称为耶舒阿时间。可见在结构上伊万的梦是耶舒阿时间段上的一部分，这与《白卫军》中城市之梦有相似之处，都是用梦境来表达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不同的是城市之梦是倒叙的形式，作者详细地刻画了现实时间之前基辅城的种种变化。而伊万的梦是顺叙，承接沃兰德的故事，让耶舒阿受审的故事继续发展。也就是，梦境是时空转换的一种方式，“由此出现此处与彼处的交织。……这种现实环境与回忆或幻觉中的环境交替变换已成为当今小说环境描写的一种主要方式”。（胡亚敏 2004：228）这个梦上升到了另一个层次——神话。“我们在睡梦中的创造性的产品和人的最古老的创造——神话——具有相似性……，在睡梦中却能够创造这些神话式的作品。”（弗罗姆 2001：7）当然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一千多年前发生过的耶舒阿受审被认定为是真实存在过的，但这段历史对于诗人无家汉而言无异于神话，或者说神话式的。此时伊万已经说过不再是以“无家汉”为笔名发表歪诗的诗人，他已经历过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遭遇，当他在精神病院与大师相会，并确信自己遇见的就是魔鬼沃兰德之后，此时彼拉多和耶舒阿对于他来讲是神秘的，对他们充满了敬畏。作者利用梦的特性创造神话式的作品，让伊万的梦境成为故事的载体，并顺利实现了耶舒阿时间故事的发展。

伊万的梦——“行刑”是耶舒阿受审的高潮部分，作品的第一部是交织在一起的两个时空，耶舒阿受审被分别放在第二章和第十六章，中间间隔了 13 章。从接受心理学角度来分析，为了使行刑之梦被读者所接受，达到预先设计的高潮效果，证明这个梦是伊万心理发生变化转折的表现，作者做了大量铺垫工作。这工作自作品开头部分就开始了。“在接受心理发动的时候，作品的开头部分，总是以如何启动接受心理，形成接受的审美注意为目的，那么作品的开头形式的审美注意，便以不同的方式把接受心理送上了作品所铺垫的轨道。”（张佐邦 2006：364）

在作品的开头，作者就设定伊万认为耶稣是存在的，在诗人“无家汉”和莫文联主席柏辽兹的谈话中，柏辽兹指出伊万“笔下的耶稣虽然并不讨人喜欢，但却完全是个活生生的人”。（布尔加科夫 2004：3）这是送入轨道的第一步。之后伊万又相继经历了种种奇遇——听外国人讲耶舒阿的故事，亲眼目睹柏辽兹的死，追赶过程中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在精神病院遇见大师，恍然大悟自己遇见的正是魔鬼沃兰德，听大师讲他的故事……“随着作品艺术天地进一步展开，又使上了轨道的接受心理在运行中得到强化”。（张佐邦 2006：364）正是接受心理在得到一系列的强化之后，读者在阅读曾经的诗人“无家汉”梦到耶舒阿受审的情节时才会自动地进入阅读高潮的状态，并注意到伊万心理的转折。

那么为什么是由伊万来梦见耶舒阿受审，而不是由大师直接告诉伊万事情的结局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可以回答为什么作品以伊万的梦作为结尾。

作者引用《浮士德》中的一段话作为卷首语，歌德笔下的梅菲斯特是上帝的敌对者，而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沃兰德的形象“与梅菲斯特相反，沃兰德表面上是为了邪恶的目的，实则为了成就善事。他借助‘恶’所成就的善行从某种意义上肯定了恶的价值，即在于惩恶扬善，以恶治恶”。（刘锟 2009：135）在莫斯科一系列测试人心的试验后，沃兰德确实做到了惩恶扬善，以恶治恶。当一切都归于平静后，“几年过去了，本书所真实地描述的一些事

件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漠起来，开始消失。然而，绝非所有人都如此！绝非所有人都如此！”。（布尔加科夫 2004：404）这里主要指伊万。经历了这场闹剧后，其他人或多或少地向好的一面转变，而伊万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从编写歪诗的“无家汉”诗人，变成了在历史和哲学研究所搞研究的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波内列夫教授。因为伊万是一个寻求事实真相和真理的人。起初伊万心中是没有信仰的，这一点从作者赋予他的笔名即可看出，他没有心灵的归宿，从伊万对柏辽兹的长篇大论崇拜之极的态度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没有人相信他的真话，他开始自我反省——这段反省是借诗人柳辛之口说出来的。遇到大师后，他从心理上发生了改变，他要了解事情的真相，并想进一步探寻两千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结合作品情节的发展需要，作者给他安排了这样的一个梦。这个梦是他思想变化的证明，和大师道别后，伊万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不再写诗，并且明白了很多道理。在今后的几年中，他依然坚持思考，依然想知道事情的全部，并一直在追求真理。可以说，伊万是作者的理想式人物，经历一番风波之后，伊万完成了心灵上的蜕变，他是沃兰德所成就的善事之一，使他完成了心灵上向善的转变。所以，伊万做的这个梦既有结构上的需要，即时空转换的工具，成为神话式内容的载体，也是人物心理变化的反映和证明，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

伊万的第二个梦是“他的妻子所无法理解的，庄严而神圣，幸福的梦”。（布尔加科夫 2004：406）作者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梦境，但这个梦一定是美好的，联系教授随后的恶梦，可以发现，教授做的是幸福的梦还是可怕的梦，是否满月是决定性因素。作者两次强调了这个问题，第一次是，教授妻子知道，黎明时伊万醒来便会大喊一声，此处刻意强调了黎明，肯定满月已落下。第二次是可怕的梦，这段第一句“满月之夜过去之后”，可见无论梦境是什么，在满月的照耀下，教授在梦中已找到答案了。关于满月的意义将在下文中一起讨论。而他幸福的笑容，也可以印证满月的意义。

第三个梦是末日之梦。这个梦显然是行刑之梦的一个片段。是侏子手在已经刺死耶舒阿后，用长矛刺向赫斯塔斯心窝时的场景。但这又不仅仅是行刑之梦的一部分，在末日之梦中，作者更多地强调了梦境中那奇特的光线和滚滚乌云。坚持自己的信仰，认为人类将跨入真理与正义的王国，耶舒阿被刺死了，上帝的儿子被刺死了，那乌云代表了上帝的愤怒，同时也是指当人类丢失信仰时，将面临的的就是世界末日。这个梦表面含义是行刑之梦在伊万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深层含义是从反面强调了作品的主题之一——信仰。

伊万在最后一个梦境中，梦见了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与流浪哲人耶舒阿一起走在月光之路上，还梦见了大师和玛格丽特向他道别。比较彼拉多三次走在月光之路上，第一次是他在梦中自己思考，自己判断，没有问及耶舒阿；第二次在山顶上，大师用一句话结束了自己的小说，同时也释放了彼拉多，犹太总督和自己的爱犬一起走上了月光之路，并没有耶舒阿的陪伴，而彼拉多走在月光之路上这一情节第三次出现是在伊万的梦里。这一次他和耶舒阿一起，他明知那次行刑已经发生，“那次行刑是多么卑鄙无耻啊”，（布尔加科夫 2004：497）但他还是恳求地问耶舒阿“没有行刑，对吗？”（布尔加科夫 2004：497）这实际上是在祈求获得原谅，因为只有听到耶舒阿亲口说——死刑没有执行，他才会不受良心的折磨，才不会在月明之夜受到象征真理与正义的月光的威慑和惩罚。耶舒阿的回答则代表了对本丢·彼拉多的宽恕，这是真正的原谅，是基于“爱”的原谅。“爱作为信仰的核心内容和道德的最高境界”（唐逸 1993：30）是广泛的，同时也是深远的。“作为基督徒对人的爱也应效法神对人的爱，也应是无条件的，自我牺牲的，普世性的。”（唐逸 1993：33）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耶稣主张宽恕，主张爱仇敌。他也曾为处死他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晓得。”（《路加福音》第23章第34节）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为为什么耶舒阿的眼睛在笑。这是从他内心所散发出来的爱。

伊万在这个梦中首先梦见的是彼拉多与耶舒阿，但是在梦中并没有直接出现彼拉多与耶

舒阿的名字，而是“一个身披血红衬里的白披风的人”和“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袍，脸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年轻人。读者立刻就会明白，前者是彼拉多，后者是耶舒阿。但是此处作者之所以这样写是为了强调他们此时的身份。上文分析过那件带有血红衬里的白色披风象征着罗马皇帝赐予彼拉多的权力与职位，披上这件披风，彼拉多就成为了第五任犹太总督，是不折不扣的总督大人，而正是这位总督大人同意处死耶舒阿，此刻更强调他是一个犯下滔天罪行的有罪之人。耶舒阿此刻是那个受尽折磨的，被处死的人。在梦中他们的关系就成了“凶手”与“受害者”。下面的对话正是基于这种关系展开的，也才有了“受害者”对“凶手”的宽恕，而这种宽恕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基督教所宣传的爱！

爱是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概念，作为作品的主题之一，它贯穿整部作品，并在结尾处得到加强。爱上升为一种伟大的力量，能够拯救人的灵魂的力量。在月光的抚照下“一位无比秀美的妇女”和“满脸胡碴，惶惑地向四下张望的男人”出现了。一眼可见，男人已心力憔悴，而这位“妇女”正是用她的爱拯救了这个男人的灵魂，她的爱亦是伟大而崇高的，所以她和第 118 号（指大师）才会在充满爱的月光河中向伊万走来。

这两位善良的人回答了伊万的问题，第 118 号的回答是本丢·彼拉多的故事，而那妇女的回答则是所有发生的一切，包括本丢·彼拉多的故事，还包括曾在莫斯科发生过的种种以及他们自己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她亲吻伊万的额头，同时也把这份爱传给伊万。此时的伊万也被真理、正义、爱所包围着，他在睡梦中露出幸福的笑容。

布尔加科夫在伊万的梦中升华了爱的主题，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爱的美好。而从形式上考虑，梦的形成与结尾的内容可谓是完美契合。梦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梦中不在同一时空内的耶舒阿与彼拉多可以同时出现在梦中，在莫斯科时空中已经死去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也可以在梦中来亲吻伊万，月亮与月光也不再是静止的，它们是立体的，多层次的。它们如孩童一般嬉戏，舞蹈。

梦中的画面如此美丽，可是这一切是否只能在梦中才能实现呢？此时这个梦便成为一种愿望的表达，愿梦中那样的爱、真理、正义也能在现实中存在。

我们重新回到三十年代莫斯科的社会生活中，表面上人们按照各自的轨道生活得井然有序，而实际上，却时时刻刻受到考验。这考验是多重的，有道德上的，有心灵上的，有金钱上的。很多人没能经得起考验，他们禁不住诱惑。莫加雷奇为了占有大师的房子，就写告密信，说大师家藏有非法书刊；柏辽兹的姑父在得知他的死讯后，首先想到的是继承他的房子，等等此类事件在莫斯科时有发生。通过沃兰德在莫斯科制造的一幕幕闹剧，读者清楚地看到隐藏在华丽外表下的社会问题和人们的精神疾病。所有发生的这些事让人无可奈何地摇头，从心里发出感慨，本应普世存在的真理、正义和爱到哪里去了？非得由一个魔鬼来完成本不属于他的善的部分。唯有在伊万最后一个梦境里，一切是那样的美好。因为爱，耶舒阿宽恕了彼拉多，因为爱，玛格丽特拯救了大师。梦中的月光是那么地富有生命力，好似火山喷发一般瞬间把伊万包裹在中间，充斥着房间的每个角落。梦中的情景何时能在现实中存在呢？无疑，现实中的莫斯科社会与这样的生活相差甚远，但布尔加科夫把这种理想化的图案融于梦中，借助梦境表达了这样一种理想。

4 结语

《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梦境描写是丰富多彩的，每个梦境描写都有它独特的魅力。在彼拉多的梦中，读者看见了一个简单的人的心理发展轨迹，彼拉多在梦中较之于现实中更为真实；玛格丽特的梦被安排在第二部分一开始，女主人公从预示性的梦中醒来，这个梦给了她去拯救大师的原动力，改变了她的心理状态，从而推动了整个作品情节的发展；伊万的梦分为两部分，伊万的梦第一部分是两千年前故事的一部分，让读者在梦中了解神话般的故事。

伊万的梦第二部分和彼拉多的梦结合在一起，揭示作品的主题思想，即真理、正义与爱。这些主题思想在作品的各个角落都能够洞悉到，但是在梦境中作者把主题思想用诗化的象征形象表现出来，给人以极大的美的享受和震撼。

参考文献

- [1] O. B. Волко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текст и символика авторский проекций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омана М. Булгакова «Мастера и Маргариты»)[A]//Структура и семантик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доклады 7-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C], Москва: “Спорт Академ Пресс”. 1999.
- [2] Б. В. Соколов. Булгаков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Z], Москва: Локид. 1996.
- [3] 埃里希·弗罗姆. 被遗忘的语言 (郭乙瑶、宋晓萍译) [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1.
- [4] 布尔加科夫. 大师和玛格丽特 (钱诚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5] 弗洛伊德. 梦的解析 (周艳红、胡惠君译) [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8.
- [6] 胡亚敏. 叙事学[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7] 黄苏华, 刘光准编. 俄语语言文化辞典[Z]. 郑州: 文心出版社, 2005.
- [8] 刘锬. 东正教精神与俄罗斯文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 [9] 唐逸主编. 基督教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 [10] 瓦·叶·哈利泽夫. 文学学导论 (周启超等译)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11] 张佐邦. 文艺心理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On the Description of Dreams in *Master and Margarite*

LU Y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Master and Margarite* is a work created in Bulgakov's later years. As his masterpiece, it is full of magical color and characterized by the bizarre and circuitous story and overlapping spaces. Description of dreams, the foundation to achieve the above results, can show the character's psyche, highlight the theme and expand the breadth of the work.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reams of main characters (Margaret, Pontius Pilate, Ivan) and sums up Bulgakov's emotions, ideas and themes in the form of dream description.

Key words: Bulgakov; *Master and Margarite*; description of dreams

作者简介: 卢焯 (1985—),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11-03-27

[责任编辑: 刘 锬]